

# 父亲的手

■ 王云英

父亲离开我已经二十年了。当初那种天塌地陷般的无助，剜心刺骨的疼，把人往深渊里拽的悲伤，慢慢淡去了，可思念一直在，不经意间，就浮上心头。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他在一起的片段，反而愈发清晰。

## 一

父亲是个对工作极其认真负责的人。小时候，我常陪他在办公室加班。那时没有电脑，记账全靠手写。老式线装账本，硬壳封面，内页是淡绿与红交织的细密格子，密得让我眼晕。灯光下，父亲皱着眉头埋头在账本堆里，我就在旁边写作业，或自己找些小玩意打发时间。

那是一个夏夜。晚饭后，他又带着我到办公室加班。上世纪八十年代，鄂西北的小县城还很少见到汽车，路人或步行，或骑自行车，偶有两轮板车“吱呀”声从身后传来。晚风中，父亲拉着我的手，我的额头不时碰到他的肘弯。那时候，我大概四五岁。路上他说了什么，我早忘了。只记得他手心里微微的汗，和一种踏实到骨子里的安全感。

父亲的字端正有力，比老师的板书还好看；他做一手好菜，干煎带鱼、腿骨炖莲藕的香味至今难以忘怀；他给我讲林冲风雪山神庙、岳母刺字、十八棍僧救唐王……我小小脑袋里，装满了刀光剑影的江湖。

家里书多。小学三四年级起，我先读完了所有武侠小说：《铁臂金刀周侗传》《岳飞传》《小八义》……读到岳飞初遇劫道的牛皋、高宠枪挑铁滑车时，我会躲在被窝里跟着紧张，跟着嘿嘿傻笑。

家里还有一套上海古籍版《聊斋志异》。我看不懂那竖着排版、大字和小字穿插着的文言文，很多繁体字也不认识。我喜欢看里面的插画，缠着父亲讲《画皮》《婴宁》，他声音低沉，灯光在他脸上跳动。再后来，读《福尔摩斯探案集》，《巴斯克维尔的猎犬》的故事里，那双藏在黑暗中的黑色影子和血红的眼睛，吓得我好几天不敢关灯睡觉。

练习书法是我童年的噩梦。寒暑假，每天十张毛笔字，雷打不动，我常常写得手腕抬不起来。有时也会偷懒，把旧字混进新作业里，蒙混过关了，我就会暗自得意。父亲下班回来，偶尔手把手教我。“能写飞、风、家，敢在人前夸。”他边写边对我说。他扶着我的手，羊毫蘸着墨汁一笔一画落在纸上，笔杆温热，是他手的温度。

长大了我才知道，因为儿时家贫，父亲只读到初中，他也因此在工作后错失了不错机会。但他不甘

心，一直坚持自学、读书练字，也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我和哥哥身上——不愿我们再走他走过的弯路。

## 二

我是被父亲宠大的。母亲常说：“他最疼你这个闺女，从小舍不得打舍不得骂，有好吃的，全留给你。”

亲戚告诉我，我刚学会走路时，父亲就抱我坐在饭桌前，用筷子尖轻轻蘸一点酒，让我舔一下。我皱眉龇牙，满桌人哄笑，他笑得最响。

小学四年级“六一”儿童节，老师让我们把父母送的节日礼物带到学校分享和展示。其他同学穿着新衣服、戴着漂亮的发卡，或者带来了新的玩具。父亲送了我一副他写的字——“学习学习再学习，努力努力再努力”。当时我在心里埋怨“这算什么礼物”。现在想来，父亲送我的礼物让我受用一生啊！

“路是自己走出来的。”父亲的这句话，我上大学时想起，找工作时想起，做艰难决定时也会想起。他的正直、隐忍、倔强，也像血液一样流进我的血管中。

他病重的那几年，常常睡不好，吃不下，脾气变得越来越坏，谁劝都没用。母亲和哥哥急了，就叫我回去。那时没视频电话，从市区回县城要两三个小时。周末到家，看见他躺在床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我像小时候他训我和哥哥那样，埋怨他不配合治疗，不顾惜自己。他听着，眉头紧锁，一声不吭，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父亲走的那晚，一直在昏迷中。难得清醒的片刻，他用气声艰难地说：“回家去。”我们似乎都预感到了这是他最后的时刻。哥哥背起他，我和母亲在旁边扶着，一家四口出了医院回到家里。

夜里，他静静躺着。我侧卧在右边，哥哥在左边，像小时候一样依偎着他。母亲坐在床沿，眼睛不敢眨。我紧紧握着他的右手，感受到他的脉搏若有若无一点点弱下去，像沙漏流下最后一粒沙。那一刻，心被一把钝刀，慢慢挖空了。

原来，最痛的告别，不是哭喊，而是无声的握别。

如今，我也有了自己的孩子。每当我教孩子一笔一画练习写字，或牵着他的小手过马路，我总会想起那个夏夜——路灯下，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男人牵着小小的我，走向一间亮着灯屋子。

父亲走了，可他的影子却越来越长——长到覆盖了我的一生。原来，父爱不是轰轰烈烈的宣言，而是日复一日，默默为我们铺好的那条路。我走着，他就在。

(作者单位：十堰市融媒体中心)

# 思念无声

■ 崔玲

又是一年清明，春风轻软，草木安静。没有多余的情绪，没有刻意的诉说，只是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想起您的模样，您的声音。您曾给我的安稳与温柔，那些藏在岁月里的时光，从未褪色，一直妥帖地放在我心底……

您是长春技校第一届毕业生。为响应国家三线建设的号召，十八岁的您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鄂西北的建设中，把青春和热血奉献给了这片土地，以至于三十好几了，还单身一人。在亲人的撮合下，仅一面之缘，您就成了我的父亲。婚后，您和母亲依旧两地分居，每三年才有几天探亲假。幼小的我们甚至不知道爸爸的样子，只是感觉这个人越来越苍老……

1988年的秋天，作为职工家属，我们终于来到了十堰。面对川流不息的车辆，我上学连马路都不敢过。又是父亲，无论再忙、再累，总会轻轻地牵着我的手，陪我走过每一个清晨、黄昏。

为了维系一家五口的生活，作为一名普通的推土机驾驶员，父亲开着他的推土机走遍了十堰的沟沟坎坎，一直到花甲之年才从驾驶室走下来。他参加了二汽所有专业厂、十堰铁路专用线、十堰热电厂、东风轮胎厂、郧县水泥厂、卷烟厂、丹江新港开发区等项目的建设。他总是那个最先钻进驾驶室、最后一个离开的人。

2000年，我有了自己的小家。没有婚房，没有存款，我一直很内疚让年迈的父母还在为我操心。那时，每个周末回家是我幸福、也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候。无论什么时间走进家属区的大门，总会看到你们依窗眺望的身影。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您成了医院的常客，可您依旧乐观、坚强。您的笑、您的善、您的为人处世，让我受益终身。

2015年3月，我亲手将您送归大地。您和母亲团聚在武当山下的二龙山公墓，长眠于鄂西北的青山绿水之中。不远处的太极湖碧波万顷，百余米外的襄渝铁路，汽笛声声。

爸爸妈妈，有一列火车是开往故乡的。如果我们寂寞了，想家了，想吃高粱米饭了，想听二人转了，想吃粘豆包了，想老家的亲人了，就搭乘火车回去，很方便的。

你们走后，我学会了把思念藏得很深。我要带着你们留给我的力量，把生活过好。我知道你们一直在——在风里，在光里，在我每一次抬头看见的天空里。

(作者地址：十堰市富康小区)



# 根语

■ 王秀琴

最后一次陪您去看  
去看巍巍昆仑的雪线  
您攥紧我的小手  
在戈壁那一望无垠的  
冰面上滑行  
积雪被撞得四散纷飞  
越过点点阳光  
恰似闯入人间淘气的精灵  
几片雪花飘落在滚烫的脸颊  
坠意沁骨，随即化作水滴  
坠入它来的地方  
“咯咯咯”的笑声  
爽朗如初  
震落了胡杨枝头的霜

转身

荒原在暮色中伸展  
黄土地裸露着胸膛  
倔强地躺在岁月里  
等待犁铧切开千年沉寂  
一阵狂风卷过  
黄沙夹杂着碎石扑面而来  
习惯性地捂住双眼  
透过指缝，凝望  
您弯腰播种春天的希望  
烈日把影子钉进土地  
农垦人躬身耕作  
一铲黄土一个秧  
馒头和咸菜在田埂发烫  
就着坎儿井甘甜的水  
为这片土地，汲取生的力量  
就这样

一代人接着一代人  
把根扎进这片荒芜  
直到啤酒花泛起绿浪  
葡萄藤攀上云朵  
番茄红透半边天际  
那些颜色  
是您刻在我眼里的  
底色

向前

水渠唱着崭新的歌谣  
水库里云影徘徊  
白杨树站成绿色长城  
这是您用青春换来的春天  
如今我握着您  
布满沟壑的手  
泪眼婆娑  
每一道纹路里  
都藏着一路  
回家的路

明天

您将回到来时土地  
像一片叶子落进根的怀抱  
最后一次陪您  
走过这些熟悉的风景  
雪花 戈壁 黄沙  
坎儿井 白杨 绿洲  
都弯下腰来为您送行

风从昆仑来

带着雪的味道  
和泥土的呼吸  
您种下的那些树  
正在春天里  
沙沙作响

(作者地址：十堰市柳林路20号)

